

周恩来总理为何盛赞她为“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”？

洗夫人：三朝肝胆护岭南

□邓海平

千洞归心，海上惊雷

公元522年，洗英出生在高凉郡（今广东茂名一带）一个世代为南越首领的洗氏家族。《隋书·谯国夫人传》开篇便是：“谯国夫人者，高凉洗氏之女也。世为南越首领，跨据山洞，部落十余万家。”父亲洗辉是岭南势力最庞大的俚人族群首领，手握精兵十万，跨据山洞、雄视一方。

洗英从小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，史书评价她“幼贤明，多筹略，在父母家，抚循部众，能行军用师，压服诸越”。她骑马射箭，排兵布阵无一不精，在父辈之间更承担起最费心的工作——“每劝亲族为善”。她做的最重要的事，是把散沙般的百越各部落拢在了一起，用“诚心”代替刀剑，让更多人站在同一面旗帜下。

越人“好相攻击”，她的哥哥洗挺任南梁州刺史，倚仗权势“恃其富强，侵掠傍郡，岭表苦之”。洗英得知后一次次规劝，从道理到情义，耐心说服，最终令兄长痛改前非。史载：“由是怨隙止息，海南、儋耳归附者千余洞。”历经近四百年的游离，“海南”二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原王朝的官方典籍中。历经四百年的分离，海南岛上一千多个洞的部落首领，服的不是刀兵，而是她的“好心”。一个未出阁的少女，以诚心将海南岛重新拉回了华夏怀抱。

冯洗联姻，号令始行

公元535年，罗州刺史冯融慕名求娶，为自己的儿子、高凉太守冯宝聘洗英为妻。冯融是北燕皇族后裔，自祖父冯业率三百人浮海南归起，三代人在岭南为官，始终是“他乡羁旅，号令不行”。冯融明白，真正能镇住岭南的不是以暴制暴，而是通过联姻将这权力之环扣牢。

成婚后，洗夫人为了解开“号令不行”的死结，首先动员冯宝“落籍良德”——将户籍从北方迁入洗氏部落所在的良德。她对丈夫说，要想政令通行，“首先要取得部落民众的信任与支持”，之后“每共宝参决辞讼，首领有犯法者，虽是亲族，无所舍纵”。自此政令通行，“莫敢违”。《隋书》简简单单的一行字，藏着无数不偏不倚的判案、不徇私情的决断。一个“他乡羁旅”的汉人太守，真正在土著部落中建立起了政治威信和文化认同。“冯洗联姻”自此开启了汉俚融合的先河。

赣石识英，烛照百年

南朝梁末年，“侯景之乱”爆发，建康沦陷，朝廷大乱。高凉刺史李迁仕假称商议大事，召冯宝前往。洗夫人一眼便看穿其中有诈：“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，必欲诈君共为反耳。”她劝阻冯宝：“既言反状未露，且宜勿往，待以观其变。”丈夫听从，果然轻信。数天后，李迁仕急不可耐，率兵举起了

在热播古装剧《良陈美锦》中，顾锦朝与文瑶拼尽全力也未能守住想守护的一切。那无数个谋篇布局的深夜，那句让屏幕前每个人红了眼眶的台词——“如果我们足够强，是不是就能把想护的人，都护在身后”——随着剧情尘埃落定，故事的答案已经揭晓：她们没有做到。屏幕灭掉的瞬间，寒意从心底蔓延开来：难道守护，注定是一场必定要输的博弈吗？

然而一千五百年前的岭南大地，一位名叫洗英的少数民族女子，用整整九十年的生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。她历经梁、陈、隋三朝，护住了族人、护住了百越、护住了岭南的热土，更护住了天下一统的不灭火种。《隋书·列女传》为她单独列传，全文近两千字，是现存的权威史料。1962年，周恩来总理盛赞她为“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”。她被百姓尊为“岭南圣母”，海内外两千五百多座洗太庙香火不绝。千百年来无数人追问：一个女子，凭什么能在天下一统的紧要关头力挽狂澜？她用“护”字回答了我们所有的遗憾。



位于广东省高州市南唐镇的洗夫人纪念馆。

反旗。

更绝的还在后头。洗夫人深知李迁仕派出主帅杜平虏率主力北上拦截陈霸先，高州城内必然空虚。她对冯宝说：“平虏，骁将也，领兵入赣石，即与官兵相拒，未得还。迁仕在州，无能为也。”又献上一条妙计：“宜遣使诈之，卑辞厚礼，云身未敢出，欲遣妇往参。彼闻之，必喜而无备。”

洗夫人亲率千余将士，人人肩挑装满礼品的担子，以“输礼谢罪”为名，浩浩荡荡朝高州城出发。士兵们远远望见从高凉方向来了一长串戴花挑担的妇女队伍，以为真是洗夫人给刺史送礼来了，纷纷呼朋唤友聚拢过来看热闹，无人多加阻拦。洗夫人从容不迫地领着队伍径直走入州府前的栅门——其中每一担沉甸甸的礼品底下，都暗藏着锋利的兵刃。进城后一声令下，“袭击迁仕，大破之”。李迁仕在混战中狼狈而逃。

洗夫人率部追击至赣石（今江西赣州一带），与正在平叛的始兴太守陈霸先胜利会师。两人从共同庆贺胜利的交谈，到讨论下一步应对强敌侯景的整体方略，彼此惺惺相惜。据赣石会师后地方志和学者推演，陈霸先委托洗夫人与冯宝留守后方，代行管理，并筹备粮饷支援北上军队。洗夫人回到高凉后对丈夫说了那句名垂青史的判断：“陈都督大可畏，极得众心。我观此人，必能平贼，君宜厚资之。”史载洗夫人“慧

眼识英雄”，她在战场上结交的眼光，直接预言了一个崭新王朝的诞生。而这场赣石之会，也为冯洗家族在岭南近百年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忠贞两代，舍子守国

公元558年，冯宝英年早逝。消息传出，岭表大乱，各路酋长蠢蠢欲动。“海隅扰乱”，“怀集百越，数州晏然”的重任，完全压到了她一人肩上。洗夫人没掉一滴泪，她第一时间站出来，亲手调集部众人马，封关守隘。随后，她让年仅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岭南诸部落酋长进京朝见陈武帝，被授为阳春郡守。一个九岁的幼童，扛着一面白杆旗，走到建康城里代表数州父老，背后全靠母亲给他锻造的骨子里的硬气。

然而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。569年，广州刺史欧阳纥密谋造反，将冯仆骗至广州，逼他一同起兵。冯仆身处虎穴，派人快马传讯母亲。

满帐幕僚纷纷劝洗夫人暂且虚与委蛇，等儿子安全了再反戈一击。但洗夫人面对这道天大的选择题，给出的答案掷地有声：“我为忠贞，经今两代，不能惜汝，辄负国家。”一代人的忠烈在这句话中汇成一把利剑。她立即发兵封锁边境，联合百越酋长迎接陈朝大将章昭达的平叛大军，内外夹击消灭了叛军。身处险境的冯仆在母亲的坚决态度下始终不为

所动，战后因与母共守气节受封信都侯。冯仆在敌人眼皮底下冒着灭族的危险，也没有放弃忠义；母亲统兵站在刀刃上，哪怕逼到墙上，也未曾对自家人妥协。这段母子共演的生死大戏，并非出自虚构剧本——是中华家风中铁骨铮铮的真脊梁。

置州海南，立国之根

烽火岁月之外，还有另一种不被铭记的“守护”。她在梁朝力排众议，上书朝廷在海南岛设置崖州，并亲自带兵渡海筹划建州事宜，依靠归附的千余洞部众和部落首领，“招抚各游离分子，打击顽抗作乱势力”，把整个海南划入崖州的行政管理范围，设置了崖州行政机构及十多个县，委任了州县长官，把“被置弃状态的海南重新纳入梁朝中央政权的管治之下”。把千余洞拢成铁板一块，再由百姓和头人推选出任治县官员——每一步，都是对民心的珍惜，对国家的延续。此后近一百一十年时间里，洗夫人和子孙守护海南，岛内“社会安定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”。一个孤悬海外的蛮岛，第一次被稳稳当当地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。南中国海上的版图根基，向上溯源——她立下了一块最牢的基石。

三朝归心，一身大义

陈亡后，岭南诸郡群龙无首，

共奉洗夫人为“圣母”，保境安民。洗夫人得知陈朝已亡，终日恸哭，用痛哭祭奠着自己效忠了一辈子的旧王朝，却将理智投向新的历史潮流。她派孙子冯魂迎接隋朝总管韦洗进驻广州，使隋军兵不血刃统一岭南。朝野上下无不动容。隋文帝感其赤胆忠肝，赐她临振县（今海南三亚境内）作汤沐邑一千五百户，册封为“谯国夫人”。

但岭南的安稳并非朝夕可固。开皇十年（590年），番禺俚帅王仲宣起兵反隋，围困广州。洗夫人先遣孙冯暄领兵救援，冯暄却因与叛将陈佛智私交密切，按兵不动，故意贻误战机。广州危在旦夕。军令如山。前线战报送回来那天，洗夫人当即拍案而起，“大怒”，二话不说将冯暄下狱问罪，改派另一亲孙冯盎出征，斩陈佛智，与隋援军会师，大破王仲宣。平叛途中，洗夫人还亲自披甲乘马，全副武装陪着朝廷大臣裴矩巡视岭南二十余州，所到之处反叛者望风归顺。史称“所至皆平”。

洗夫人一生大事有四：平李迁仕之乱，定欧阳纥之叛，佐隋统一岭南，除了王仲宣这股割据势力。她扛着三朝的重担与天下的跌宕，却从未以此向朝廷或者后代邀过任何一件私情。当隋朝升平，朝野赞她“忠贞难掩”，她看着满头的白发，只是轻轻地说：自己不过是凡事凭一颗公道心而已。

唯用一好心，忠烈三代传

洗夫人临终前，留下一件极有深意的遗物。每年年节或全族团聚时，她总是先把三朝君主所赐的金篋银笏、官印珠饰等全部陈列在堂前，然后对着冯洗子孙训示：“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。我事三代主，唯用一好心。今赐物具存，此忠孝之报也。愿汝皆思念之！”

她的“好心”——不是佛家的慈悲，而是“赤直耿正”，是对国家赤诚不变、对百姓公道不偏的朴素良心。她用九十年的时光践行这五个字——把“一心”顶在头顶，把“好心”扛在胸前。

她的“好心”也深深地烙印在子孙血脉上。独子冯仆，在母亲感召下数次涉险，面不改色。大孙子冯暄在严母斥责下幡然悔悟，未再辱没家门。洗夫人最骄傲的孙子冯盎，更是家国精神的最大传人。隋末天下大乱，有人劝冯盎自立为王割据岭南，冯盎厉声回绝：“吾居越五世矣，牧伯惟我一姓。子女玉帛吾有也。人生富贵如我希矣，常恐忝累先业，尚自王乎？”斩钉截铁率岭南二十余州归附唐朝，成就“上柱国”之封。唐太宗感其赤胆忠心，将冯盎的画像刻在昭陵之上万世传诵。这就是洗夫人一门三代忠贞的真正缩影——用一个人的“好心”，撑起两广海南几代人的和平与繁荣。千百年来，无数人追问那一个没答完的老问题：一个女人，真的可以“护住”想护的一切吗？洗夫人已将答案刻在岁月长河的深远处——是的，她用一辈子，对每一个人都做到了。